

## 許地山散文創作觀

李伶萱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語文學系

### 摘要

十九世紀末開始，新的文化、文學、思想都大量湧入中國，為了能在新的世界中繼續站穩腳跟，許地山透過教學行動、加入文學研究會，把民族劣根性、青年所肩負的責任都用文字一一點出，並在現代文學創作觀的基礎上，再加上他獨到的創作觀，啟發人民的心智，成為推動了整個停滯的中國文學齒輪之一，對於香港青年的影響更是延續到今日。

關鍵詞：許地山、香港大學、五四新文化運動



## 一、前言：許地山與同時期作家異同

十九世紀末開始，列強的入侵給了封閉保守的中國一擊重創，新的文化、文學、思想都深刻的影響著千年歷史的東方思想，至二十世紀初，海外學子歸國陸續展露頭角，留學於日本的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留學於歐洲的巴金、許地山、梁實秋等，他們皆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啟發與改變，將人道主義、白話文等現代性融入文學裡，以文字啟蒙青年學子，引領著新文化運動席捲了中國各個重要城市，為文章、時代注入現代思潮的活力。

在眾多的學子中，許地山相較於他人卻非常與眾不同，雖同樣都由學海外，但因學經歷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文學創作，因此他的文學創作與評論等都為當時的文壇留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許地山（筆名落華生）與他同時的作家最不同的一點是他最宗教的興趣。……許地山所關心的則是慈悲或愛這個基本的宗教經驗，而幾乎在他所有的小說裡都試著要讓世人知道，這個經驗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sup>1</sup>

許地山以筆名「落華生」創作出跟當代主流文體風格迥異的作品，獨特的風格是因他的生命歷程所演變，除了他的出生地不是在中國本土，他還曾隨父親許南英一同逃亡海外，後跟隨家人移居廣州開始入讀正式新學堂，畢業後開始在漳州、緬甸任教，因此在他的文學中經常能夠發現帶有南洋氣息，求學中除了精通傳統的儒學還曾致美國修習宗教學、英國專研語文學，對宗教的熱愛，求學路程橫跨西洋與南洋，種種特殊的經歷，使他的文章中充滿了濃厚的異國色彩、獨特的宗教意識、現實人生的反思，這與當時的盛行的文章風格有非常大的差異性；同樣描述著世代的黑暗面，許地山在文章中宗是為呈現出宗教性的開悟，使得文章的心境像是「柳暗花明」，在看似平淡的文章中，總能流露出他欲表達的人生哲學。

許地山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新文學人物。這不僅為他的作品兼具理趣和寓意，出入於幻想世界和現實人生之間，文筆深刻，於平澹中得無限風韻，復能自創婉轉之蘊藉，音色自成一體；也因為他學識淵博，涉獵範疇自別於同時代人，所以文學創造的思路格外特殊，帶著宗教性的悲憫情操，已知看是凡間之生死離別，自有一層人所不能及的境界。<sup>2</sup>

楊達在《許地山小說選》導言中評論，許地山除了對於現實社會的客觀描寫

<sup>1</sup>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頁64。

<sup>2</sup>楊達，《許地山小說選》，台北，洪範書局，2001年，頁1。



外，還加入了宗教的理念，利用看似雲淡風輕的對話道出整個時代沉重的議題。許地山的文字流露出不同的語調，因富有宗教情懷，佛教、道教、基督教對其思想和創作有多元的影響，使其能以多重身份對人生之愛別離苦多有省思，而能以入世的觀點化解生命之憂患；也因為到各地的遊歷與學習，對於當時的語言學、粵語推廣的學術研究，都使他對當時期的香港有重大的引響。雖與魯迅、胡適、沈從文等同時期的作家相較之下，文章的數量不多，但許地山不同的審美觀和理性結合產出的文字，讓他在文壇中也占了一席之地。

筆者以為許地山〈創作的三寶與四依〉從他個人提出的創作藝術觀中，能了解他的作品中心思想，再透過比對許地山初期後期的發表作品，更透徹他的創作轉變以及對社會的影響。

## 二、主文

### （一）許地山生平

許地山（1894年2月3日－1941年8月4日）名贊堃，字地山，乳名叔醜，排郎第四出生台南窺園，父親許南英（1855年－1917年），字子蘊，號蘊白，台南安平人，為三代書香世家。許第生在出生的一年後爆發甲午戰爭，雖然戰爭並未波及台南，但因中日簽署馬關條約，依約第二條：台灣及澎湖群島都割讓給日本。台灣各地士紳、民眾反對皆無效，因此原本在台的清朝官員紛紛開始動作，以唐景崧、丘逢甲為首與名民間自發性的義勇軍創立臺灣民主國發動乙未戰爭，許南英擔任籌房局統領一職，然而因為部分人民協助日本人登入臺北隨即被佔領，唐景崧不久便逃亡至廈門；劉永福便被推舉為第二位台灣民主國總統，並在台南自立為大總統堅守陣地，許南英在軍隊中擔任團練局統領協助劉永福，率兵兩營鎮守台南，他曾寫道：「匹馬馳驅出北門，書生慚愧不能軍。」<sup>3</sup>雖然他心有餘而力不足，但他依舊堅守崗位只希望能夠贏得勝利，可是當時清朝皇廷封鎖與台灣的交通與支援，在多次的交戰之下接連失利，因此許南英先將整個家族從安平乘竹筏搭上前往汕頭的輪船。之後劉永福本想求和卻遭到日本拒絕，在日本的追殺下變裝搭乘英國籍商船逃回廈門；見大勢已去的丘逢甲也棄官偷渡回中國，隨著戰友一一逃離許南英也在當地漁民的幫助之下帶著全家人，從安平搭乘竹筏登上開往中國的輪船。

逃離台灣之後的生活令許南英感到鬱悶，他曾寫信給留在台灣的友人以抒發內心的哀傷〈寄臺南諸友〉：「徒死亦何益，餘生實可哀！縱雲時莫挽，終恨我

<sup>3</sup> 周昆陽，〈防匪〉，《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 7 窺園留草 許南英撰，新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31。



無才。身世今萍梗，圖書舊劫灰。家山洋海隔，鄉夢又歸來。」<sup>4</sup>，後來許地山與家人一同住在桃都，父親許南英則到南洋另謀出路，許地山的母親吳慎是虔誠的佛教徒，父親許南英自號「留髮頭陀」、「毗舍耶客」，因此從小深受到傳統佛教的渲染；許地山曾回憶在祠堂的前面有一條溪流，溪邊有一大片甘蔗園、果園，經常與兄弟們一起在園中玩耍，直到半夜才被家人叫回家，許南英曾經說：「地山就是一個孩子頭兒。」，因此在他年幼時常常被吳慎「締佛」<sup>5</sup>。

1913年（民國二年）許地山赴緬甸仰光任教，接觸緬甸信仰人數最多的——佛教，從小的耳濡目染加上就業時的密切接觸，培養出許地山對於宗教有著極高的敏感度〈命命鳥〉即是在這個充滿佛學的環境下取材；在他的骨子裡就是一位神學家與文學家的共同體，都轉化成他新的文學形式。

1915年回到中國，繼續在福建省立二師範附設小學任職校長，期間隨父親返回台灣與台中霧峰林朝棟之女林月森<sup>6</sup>訂婚，隔年到漳州的華英中學（今漳州第四中學）任教，在任教期間加入了閩南基督教倫敦會，後來得到教會的資助，進入私立匯文大學（今燕京大學）就讀文學院。這是許地山再次回到校園學習，在這次的學習過程對於許地山的人生有著極大的轉變。

1916年加入閩南基督教倫敦教會，結下了與基督教分不開的緣分，1917年（民國六年）許地山接受教會的資助考入匯文大學<sup>7</sup>文學院，年末許南英因病客死異鄉，周苓仲<sup>8</sup>回憶：「我祖父後來很窮，為了掙點錢，去印尼給一個張姓僑領寫傳記。去了以後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船，回不來，結果心情很不好，得病死了，據說是痢疾。死後葬在蘇門答臘。」<sup>9</sup>依照當時習俗若家中有喪事不能辦喜事，為了迎娶未婚妻林月森，母親吳慎決定暫時不發喪，並於1918年（民國七年）初許地山與林月森完婚才將許南英的喪事公開；這年是許地山生命中的重大轉折，也開拓了他更多的面向。

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的許地山對於國學的嚮往與積極的追求知識被同儕視為怪人，被戲謔地稱為「許真心」、「莎士比亞」還被列入燕京大學中的三大怪傑之一；雖然他與眾人的作風不同，但是在1919年（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他卻是一同揭竿而起，積極加入學生遊行示威的行列，在這場抗爭上除了要捍衛

<sup>4</sup> 周昆陽，〈防匪〉，《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 7 窺園留草 許南英撰，新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35。

<sup>5</sup> 締佛是桃都圍村當時鄉人迎神比賽時，將偶像締結在神輿上，以防偶像傾倒，吳慎以此方法處罰犯錯的孩子。

<sup>6</sup> 霧峰林家下厝林朝棟之女，林祖密之妹。

<sup>7</sup> 建於1871年，起初是美國基督教會「美以美會」附設的蒙學館課程以四書、聖經為主，1912年改名為匯文大學校，1918年與通州協和大學和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合併為「燕京大學」。

<sup>8</sup> 許地山之子。

<sup>9</sup> 閻崑，〈周苓仲：我是落花生的兒子〉，兩岸犇報 第183期，台北，2018年9月3日。



中國主權外，更是主張新文化運動對文學界的重要性；又與瞿秋白、耿濟之、鄭振鐸等人一同創立了《新社會》旬刊以「改造社會」為刊物的宗旨，1920年（民國九年）開始在刊物上陸續的發行中許地山也發表了〈女子底服飾〉、〈強姦〉、〈我對於譯名為什麼要用注音字母〉、〈十九世紀兩大社會學家底女子觀〉、〈勞動底究竟〉除了談論到文字使用外，也探討到兩性平權的議題。

就在這年妻子林月森因小產而逝世，只留下了一女——許懋新，許地山因喪妻悲痛不已，那時他認知到人世無常，因此將林月森的遺物都留在身邊，而《空山靈雨》一書則是記錄了夫妻倆短短五年期間的點點滴滴。同年許地山從燕京大學取得文學士學位，繼續攻讀神學院研究宗教學，並且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對中西神學、道教、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爾後佛教、基督教、印度教、道教、回教等都用不同的形式融入了他的作品之中。

1921年（民國十年）末與鄭振鐸、沈雁冰、周作人等人一同在北京籌辦「文學研究會」<sup>10</sup>，並在隔年的一月正式成立，主張為人生而藝術，「文學為人生」，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討論有關人生的問題。

文學研究會作家群，是致力於為人生的文學的流派，這裡的小說作者比較多，散文作者也不少。像冰心、朱自清、葉聖陶、俞平伯、王統照、鄭振鐸、茅盾、許地山、廬隱等等，都陷漏寫出了優秀作品。其中有幾位，更用散文當做了畢生寫作的文學樣式，更有突出的成績。到了「五四」中期，他們的散文創作更呈現了絢麗的風姿。而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搏鬥中，散文也成為他們的犀利武器。<sup>11</sup>

許地山參與的文學研究會得到商務印書館的支持，將原是發表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月報》改版成文學研究會的刊物機構，以展現「為人生的藝術」為刊物目標，並發表〈創作底三寶和鑑賞底四依〉引起了廣大的迴響，這時期的許地山開始發表大量的文學創作，此時的作品都富有著濃厚宗教色彩的哲理文章，尤其以佛教為主，有時則會以生活趣事為主題的文章。除短篇故事外，他以「落華生」為筆名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命命鳥〉，在這些作品中展現出他對於當時社會的反封建思想，和熱愛國家的內心。1922年（民國十一年）獲得神學學士學位，除了在燕京大學任教外也到平民大學兼課，1923年與幾位好友謝婉瑩（1900-1999）、梁實秋（1903-1987）、顧毓琇（1902-2002）一同前往美國留學，許地山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求學。

<sup>10</sup> 文學研究會簡章：「本會以研究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提倡寫實主義的文學。

<sup>11</sup> 朱金順，《五四散文十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12月，頁6。



許地山在哥倫比亞大學跟隨古印度伊朗語言教授約克遜（A.V. Williams Jackson, 1826-1937）學習梵文、伊斯蘭文學和摩尼教教義，與研究宗教史與比較宗教，短短兩年便獲得文學碩士學位，期間發表過〈我們要什麼樣的宗教〉可見他雖到異地求學，但依舊心繫中國，並且闡述何種宗教的行為是中國所需要的宗教；1925年（民國十四年）他轉往英國的牛津大學曼斯斐爾學院（Mansfield College Oxford）<sup>12</sup>，從事哲學與神學的研究。在學期間對於各種宗教的研究的熱誠，使導師印象深刻希望能將人才留下，曾發表了一篇《牛津的書蟲》「我在幼時已決心為書蟲生活。自破筆授業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間未嘗變志。」<sup>13</sup>除了闡明自己對於新知識的熱愛，也提到為學的道路以及反思中國需要怎樣的學者，時刻心繫中國，因此在1926年許地山取得文學學士學位時，導師邀請他留在牛津大學繼續研究中西宗教學合文學的邀請，許地山毅然的拒絕，因為國家情懷在他心中更加的重要。

在返國途中繞道印度羅奈城（今印度邦瓦拉納西）至印度教徒大學研究梵文相關的資料，期間還尋訪泰戈爾請教宗教的問題，在談話過程之中，深受泰戈爾讚賞「傑出的東方文化學者，罕見的人才。」<sup>14</sup>兩人成為忘年之交，泰戈爾建議許地山利用中文編《梵文字典》以利於中國人民的閱讀與理解，在多次的交流下兩人的感情更加深厚，1927年許地山離開印度返回北京後，兩人依舊保持通信。

從印度回到燕京大學繼續教書的許地山因與校長理念不合，一直有離開的念頭，剛好1935年中香港大學正在找尋適任中文學院院長的人選，恰巧胡適到香港大學演講，向學校點出香港的中文文學的基礎最弱，應當選擇一位能通曉英文的國學家，因此推薦了許地山，任職於香港大學的陳君葆也以許地山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向學校說明他的適任性，於六月八日香港大學董事會一至認同聘請許地山任職中文學院院長的職位。

港大的中文學院中國文學史學系的主任人選應由中國人擔任，此人應是從英國的大畢業，對於中西文史有較深的造詣，有多種著述成果，在學術界有相當的權威，而且是華南籍，懂得閩南方言。<sup>15</sup>

藉由胡適的介紹和陳君葆的力薦下，1935年9月許地山走馬上任香港大學的中文學院院長，他對學院內的種種制度馬上做出了調整，《陳君葆日記》中

<sup>12</sup> 神學院。

<sup>13</sup> 趙岩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頁95。

<sup>14</sup> 王炳毅，〈許地山周俟松夫婦的風雨年輪〉，《檔案與建設》2008年第02期，江蘇，2008年，頁21。

<sup>15</sup> 王炳毅，〈許地山周俟松夫婦的風雨年輪〉，《檔案與建設》2008年第02期，江蘇，2008年，頁21。



清楚的記載到許地山在香港大學就任時，對於改革中文學院提出五點辦法：

- (一) 一年學生一律增加歷史。
- (二) 我們港大中文系似難在文學著學方面與國內其他大學爭衡，為在史學上局部方面似不無可以建樹之機會，所以我們應以西南中國社會的民族的歷史為研究重心。
- (三) 第七系可改為史學系，另外增第八系做哲學，原有的第六係可專做文學研究系，如此似更合理。
- (四) 學科增添子目。
- (五) 圖書館費應增加款項。

雖然才剛上任，就能夠對於課程有一定的瞭解，並且熟悉校園環境，可以看出他離開燕京大學後，期望能在職務能力範圍內想要做出革新的局面。

「許地山學貫中西，深明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要衝的中要性，故致力於這一有裨於豐實與提高本民族文化的事業。」<sup>16</sup>雖然他一開始提出的改革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可行的，但是提出的目標卻是各個同事都認文很有見地的，而許地山也都謙虛地與其他同事共同討論出更完善的改革方法，行事風格受到眾人尊重和喜愛，因此在香港大學許地山與陳君葆、陳寅恪、馬鑑等人成了好友，時常一同出遊、吃飯，使同事之間的情誼更加緊密。

許地山教學期間也受到學生的熱愛及尊重，在七年的改革下讓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有了很大的變革，全面的提升中文學院的現代文學的能力，馬鑑曾說許地山在前人所建立的基礎上，加以改善讓課程更加充實、有條理、近現代化。因此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捩點，現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校網也紀錄著許地山的課程規劃：

許地山教授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南來履新後，以中文系原有的課程為參照，新增不少科目，以構建「中國文學」(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國史」(Chinese History)、  
「中國哲學」(Chinese Philosophy)與「翻譯」(Translation and Comparison)四位一體的中文系新課程。  
「翻譯」課程全由陳君葆先生獨力負責，「中國文學」、「中國史」與「中國哲學」課程則由許地山教授與一九三六年三月到任的中國文學講師(Lecturer in Chinese Literature)馬鑑(1883—1959)先生共同負責。

<sup>16</sup> 《文學研究》〈魯迅、胡適、許地山——1930年代香港新文化的萌孽與旁興〉，胡從經，2000年6月第三期。



該三課程開設的科目多達三十五門，自一九三六年起一直被沿用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大學因日本軍隊侵佔香港而宣佈停課時。<sup>17</sup>

除了上課外，許地山亦參加許多的演講、戲劇、等活動，此時他發表關於語言或是國家的評論取代了創作小說、詩、散文，可見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到社會之中，他曾對陳君葆說過「大學前途未可樂觀，若果大學真的不辦，儘可由華人獨立去辦中文學院，這個計劃未嘗不可先加考慮。」<sup>18</sup>從《陳君葆日記》許多地方可以看到許地山致力於中文的教育，也經常跟同事一同談論宗教的境界，而諸多想法他則融會成各篇文章大量發表，這樣的行為帶動了中文系內的風氣由傳統走向了更開放的局面，直至 1941 年 8 月 4 日因工作量過大逝世，引資社會各界廣泛哀悼。

## （二）解析創作三寶

在現代的中國文學史上雖然對許地山著墨的地方並不多，但他的創作中所展現的出愛國情懷與文學改革是我們所不容忽視的，許地山從五四運動後開始陸續發表在《新社會》上，〈女子底服飾〉、〈強姦〉、〈我對於譯名為什麼要用注音字母〉、〈十九世紀兩大社會學家底女子觀〉、〈勞動底究竟〉等文章，都展現了許地山對於當時社會改造積極行動。

同為文學研究成員的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等作家邀請許地山一同討論現代文學的創作理論，1921 年 7 月 10 日於《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創作底三寶和鑑賞抵四依〉，說明瞭現代小說雖然加入了理想主義與寫實主義但在文字創作上還是有不可或缺的三要素，稱之為「創作三寶」。以下為三寶的摘錄說明如下：

1. 智慧寶：從創作者的經驗中，理性挑選出有價值的片段，並且描繪出來，便是創作最主要的根基
2. 人生寶：不論是哪種派別的作家，在提取人生的生活與經歷之中，不能將不道德認為是一種常態，就算描寫的內容是不道德的事實，也要有能力使讀者能夠有「問不肖而內自省」的反思。
3. 美麗寶：各種藝術形式創作的表達都無法將美脫離，所以在文藝創作方面的小說、詩歌等形式中，審美的裁奪就在文字的組織之上。

從上述的說明中可以看出許地山對於文學創作所堅持的是要富含價值與意

<sup>17</sup>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文學院簡史，取用日期 2020 年 3 月 17 日，<http://web.chinese.hku.hk/main/school-history/>。

<sup>18</sup>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 年 4 月 1 日，頁 276。



義的內容，文章後面也補述「這三寶也是不能彼此分離的。」<sup>19</sup>倘若有一者缺少，那麼文章就會變成哲學或科學的記載、勸善文或八股文，這些都說明文章功用價值與美學共進的重要性。

五四之後許地山在報刊上一直有發表新的文章或短論，但直到 1922 年才是發表大量的作品的一年，而絕大多數都投到《小說月報》上，其中最為著名的〈落花生〉就是把自己年幼的經歷經過審慎的淬煉，透過非常簡的問答對話形式逐漸鋪陳出來，其中有一段在描寫父親對於他們回答的補充與講解：

爹爹說：「花生底用處固然很多；但有一樣是很可貴的。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果、桃子、石榴，把他們底果實懸在之上，鮮紅嫩綠的顏色，令人遺忘而發生羨慕底心……你們偶然看見宜科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他有沒有果實，非得等到你接觸他才能知道。」<sup>20</sup>

這段文字中不僅回答了原文開頭的問題，更利用了不同的事物去譬喻所要知道的結果，這段對話雖短，但是卻是讓讀者在閱讀時也像成為一位聆聽者，進而去反思自己對人生認知，運用這巧妙的手法再引出文末的重點：「爹爹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因為他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sup>21</sup>透過這些鋪陳可以明顯地看到創作三寶中的智慧寶與人生寶的呈現，不過美麗寶卻沒有顯而易見，需要透過仔細觀察才能發現都融合在看似平凡的描寫之中，每一句的連接大多都有一種律動性，在文章開頭的部分「買種底買種，動土底動土，灌園底灌園。」利用文字創造出節奏感，且將故事情節快速地往前推，使讀者既瞭解情節發展又不覺得拖泥帶水，這三寶的組合使得這篇文章生動而且富含寓意。

許地山所提出的三寶使得讀者閱讀時，能將體會他所提出的議題，即便是他後期所談論沉重的議題，他亦沒有捨棄「創作三寶」的原則從〈國粹與國學〉可以明顯地看見，單純談論國粹與國學是不夠個，他用了更加易懂的人生經驗闡述，一層一層疊加形容國粹展現的行為與劣根性「其實中國哪裡來底『象牙之塔』？我所見底都是一幢幢的「牛骨之樓」罷了。」<sup>22</sup>在堆疊的情緒後當頭棒喝。

除了在創作上有三寶外，閱讀文章的時候也要對文章有一定的鑑賞能力，但

<sup>19</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180。

<sup>20</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54。

<sup>21</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55。

<sup>22</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316。



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這種能力，需要透過相關的學習與使用才能夠真的具有鑑賞能力，許地山以佛家四依<sup>23</sup>為基底將文學鑑賞也分為四依，以下四依內容摘錄說明如下：

1. 依義：文章不論用什麼語言書寫，只要能瞭解或感受到作者所要表達的真諦，那麼就算是不雅的字句都是可以接受的。
2. 依法：在讀文章時不可帶著自己的個人情感去閱讀，需要保持主觀，並且瞭解作者是否能在他的人生歷練之下，充分且有系統地在藝術作品中表現出來。
3. 依智：鑑賞創作的時候，不能以一般的常識去評斷作者所描寫的內容，而是要用智慧去理解作者如何在文句中表現。
4. 依了義：鑑賞者需要一再細心推就作品的情節與創作者的經驗，才能夠做出評斷，否則在自己尚未理解全部的作品時所提出的批評，就會變得武斷不準確。

理解許地山的〈創作底三寶和鑑賞抵四依〉後更能瞭解，為何在 1920 年至 1930 年之間的小品文、論文充滿了反封建的思想與民主主義的情感，更是身為文學研究會成員積極倡導的特點，再加上「創作三寶」這些特點讓他的文章就像一股清新的文字，讓二十世紀初混亂的中國有了另一種對美學的追求。

綜觀中國文學史並無一個文學寫作派別是承自許地山，他也未形成一個流派，不過在文學改革的路上他卻功不可沒，因為他不以傳統的方法為傳達模式，以科學的手法去比較分析，以一種公正的方法指出文學的指標，並且鼓勵大時代的青年能迎頭趕上這些快速的變化；他所提出的種種文學創作、文學鑑賞、文字

<sup>23</sup> 「依義不依語；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

(1) 依法不依人：又作隨法不隨人、歸於法而不取人。謂修道者當以教法為依，不可以人為依。若其人雖為凡夫，或外道，而所說之理契合於正法，亦可信受奉行；反之，若其人雖現相好具足之佛身，而所說者不契合於正法，則自當捨離而不可以之為依止。

(2)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又作隨了義經不隨不了義經，歸於要經不迷惑。謂三藏中有了義經、不了義經，修道者當以明示中道實相義之決定了義經為依，不可以不了義經為依。

(3) 依義不依語：又作隨義不隨字、取義不取語。謂修道者當以中道第一義為依，不可以文字、語言之表現為依。

(4) 依智不依識：又作隨智不隨識、歸慧不取所識。謂修道者當以真智慧為依。

智者 *jñāna*，音譯為若那、闍那。又作智慧，即對一切事物之道理，能夠斷定是非、正邪，而有所取捨者，稱為智。佛教教義中，以獲得正智為首要之務，視其為悟界之真因。在大小二乘所共通之修道要行戒、定、慧三學中，戒能使身、口、意三業清淨，而使三昧之定現前，由定則可發得無漏聖智之慧，故以智為究竟。

識者 *vijñāna*，音譯作毘闍那、毘若南。*vijñāna* 為 *vi*（分析、分割）與 *jñāna*（知）之合成語，乃謂分析、分類對象而後認知之作用。雖至後世時，心（*citta*）、意（*mano*）、識三語彙分別使用，然於初期時皆混合使用。依唯識宗之解釋，吾人能識別、了別外境，乃因識對外境之作用所顯現，故於此狀態之識稱為表識、記識（*vijñapti*，音譯作毘若底）。依智不依識，所以說不可以人間情識為依。



改革、國家命運等文章，都不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名聲才去做的，而是他真的希望國家能夠走到時代的前頭，他曾在《大公報學生界》上刊登〈青年節與青年對話〉中提到：「我只要提醒諸位，中國底命運是在青年人手裏。」<sup>24</sup>他不只一次強調中國的富強不能只是眼前的成果，更是要延續到看不見的未來，因此青年的啟發與引導都積極的支持，青年們也從許地山的教學與行為中理解「落華生」的精神。

### （三）散文藝術性轉變

長年因忙於教學、研究及文化活動，許地山的文學創作不多，但他發表的文章都圍繞著「愛」的價值，從家庭出發的愛，至對整個中華民族、國家的愛，都是他所關注的重點；此外他因結識泰戈爾而大量翻譯的宗教文學作品，讓宗教所要表達的思想更加清晰，因此許地山利用最熟稔的宗教，寫出了他內心的大愛。

他的文章類型大致能分為兩個時期，以他前往英國留學的時期為分界點，1925年以前是以散文為主要創作類型《綴網勞蛛》、《空山靈雨》等，1927年後則是雜文、論著為主《造成偉大民族底條件》。

前期的文章可以從他與兩任妻子的生活紀錄中，從中能看見他對於女性的尊重，長期以來中國始終保留著重男輕女觀念，認為女子要遵守女則，是丈夫的附屬品；但許地山所展現出來的則是對女性的尊重，認為女性也擁有自主的想法與意識，而不是讓時代的洪流淹沒。

〈香〉

妻子說：「良人，妳不是愛聞香麼？我曾託人到鹿港去買上好的沉香線；現在已經寄到了。」她說著，變抽出妝檯底抽屜，取了一條沉香線，燃著，在插在小宣爐中。

我說：「在香煙繞繚之中，得有清淡。給我說一個生番故事罷。不然，就給我談佛。」

妻子說：「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說，我也不會說。」

「你就隨便說些你所知到底罷，橫豎我們都不大懂得；你且說，什麼是佛法罷。」

「佛法麼？一一色，一一聲，一一香，一一味，一一觸，一一造作，一一思維，都是佛法；惟有愛聞香底愛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這是什麼因明？」

「不明白麼？因為你一愛，變成為你底嗜好；那香在你聞覺中，便不是本

<sup>24</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頁173。



然的香了。」<sup>25</sup>

看似夫妻之間的閒談紀錄，卻能深刻感覺到許地山對妻子林月森的尊重，熟稔佛學的他說「橫豎我們都不大懂得」不壓制女性的發言更是鼓勵的方式展現了人道主義的思想。他曾發表「我要勸那些反對女子社會活動底人，要用二十世紀底眼光去觀察女子，不要用十九世紀底思想來張羅，因為那些思想都過去了。」

26

### 〈願〉節錄

……

「這樣底蔭算什麼！我願你作無邊寶華蓋，能普蔭一切世間諸有情。願你為如意淨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間諸有情……願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萬手，無量數那由他如意手，能成三一切是間等等美善事。」

我說：「極善，極妙！但我願作調味底精鹽，滲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底形骸融散，且回覆當時在海裡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嚐鹹味，而不見鹽體。」

妻子說：「只有條為，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滿足嗎？」

我說：「鹽底功用，若只在調味，那就不配稱為鹽了。」<sup>27</sup>

藉兩人生活談論佛法，看見許地山不只是在文章、教學上倡導成為「有用的人」，在自身生活也貫徹著「落華生」的精神，將個人的成就體現在整個民族的思想，他曾在提到希望中華民國的國人能吸收更多的知識，對於文藝和精神上的吸收，陶冶自己的靈魂「乾燥的知識若沒有文藝的陶冶，或者只能造成一個有用的人，可不能做成一個有性情的人」<sup>28</sup>這些期望都與他一直以來傳達的思想息息相關。

郭沫若在〈兒童文學之管見〉也提出：

兒童文學的提倡對於我國社會和國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藥，不獨職司兒童教育者所當注意，舉凡一切文化運動家都應當別具隻眼已相看待。今天的兒童變為明天的國民。<sup>29</sup>

<sup>25</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7。

<sup>26</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244。

<sup>27</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8。

<sup>28</sup> 趙岩 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161。

<sup>29</sup> 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第 2 卷第 4 期，上海，1921 年 1 月 15 日。



因此許地山所觸及的社會大眾不單是成年人，更加注重即將成為國家棟樑的青年、兒童，身為文學研究會成員，對整個國家民族未來發展的期望，都成為現代文學與社會風氣重要的墊腳石「遠遠超過同一時代乃至以後幾十年文學團體的重視程度，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奠定了歷史的里程碑。」<sup>30</sup>除此之外他也提出創作的要義、宗教的輔助、對生活的回憶等主題，這些主題都是從許地山的人生經歷之中延伸出來，年幼的經驗、南洋的經歷和校園教職的過程都成為他寫作的養分，此時是他文章藝術性的高峰。

1925年後許地山到美國、英國留學，他的心力都集中在學術的研究上，在學校內他也很樂意被當成書蟲，學問淵博的他還是謙虛地認為自己資質不高「於諸學問、途徑還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入室？但我並不因我底資質與境遇而灰心，我還是抱著獨得一日變得一日之益底心志。」<sup>31</sup>並且要深思、多聞、能幹才能成為一個書蟲，他也希望中國能夠有更多真正的書蟲，才能夠讓國家真正的富強。

馬鑑讚賞許地山的教學方式「所以學生從許先生求學，並不是專死讀書，還抱著一種興趣濃厚的研究態度。」<sup>32</sup>現代文學與宗教之外，學校風氣的改變、社會的危機都是許地山著重的地方，他一直認為國家要能抵禦外敵，就需要人民有知識，因此他在1935年至1941年期間經常參與社會活動以及演講「青年節本不是慶祝的性質，我們不是為找開心來底。……我們今後的成績，才與現在青年節有關。」<sup>33</sup>

在課堂上許地山展現了十足的熱情，原本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內容依舊以文言文為上課內容，許地山上任後便改為白話文授課，只要一年級學生有不懂白話文的，他就會利用休息時間為學生課後補習；若有學生向他提出課堂之外的問題，他也熱於回應，在〈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的傳記文學中記錄許地山學生金應熙提到：

在上課時逸出課程範圍一二十分鐘的談話裡，常常透露著先生對人對事對學問的根本態度。他隨時隨地以身作則，在這些重要事情上指示我們。他自己說過：「從師若不注意怎樣做人的問題，縱然學有師承，也只能得到

<sup>30</sup> 方麗娟，《被發現的兒童——中國近代兒童文學拓荒史》，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5年5月，頁43。

<sup>31</sup> 趙岩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頁95。

<sup>32</sup> 關國煊，〈許地山與香港大學〉，《傳記文學》第九十卷第一期，臺北，2009年1月，頁45。

<sup>33</sup> 趙岩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頁174。



老師的死知識，不能得到他底活力。」做老師的任務，就在以「怎樣做人」的「活的能力」，使學生感受，先生對這一點，是充分地做到了。<sup>34</sup>

許地山領導著青年學子一步步邁向更開闊的視野，他的影響力雖不如周作人、沈雁冰胡適等人得大，卻也奠定著現代香港的文學性、民族性的基石「國獻運動是今日中國藝術家應當例行底，要記得沒有本國底事物，就不能展現國性；沒有美底事物，美感亦無從表現。大家努力吧。」<sup>35</sup>他對於社會青年的關心鞠躬盡瘁，也對於香港大學開始的文學界改革有極大的成效

許地山所發表的文章綜觀下來都遵循著他所提到的「創作三寶」的藝術理念，他認為當時整個社會最需要的是養性文學，從中獲得知識並且建立正確的新時代觀念；因此許地山的文章初期紀錄生活與妻子鶼鶼情深的內容雖然也有啟示作用，卻不如後期更加強烈的入世情緒，當下社會、未來發展、謹記歷史並向前邁進等成為許地山在後期主要的面向，他在〈怡情文學與養性文學〉這樣說：

……但是一般的群眾呢？國家若是沒有了，他們便要立刻變成牛馬，供人驅策。所以他們沒有功夫去欣賞怡情文學，他們需要培養他們底真性，使他們具有堅如金剛底民族性，雖在任何情境底下，也不致有何等變動。

因此他的文章理念轉變是必然的現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許地山的發表文章以他自己的步伐，寫出了他對國家未來的期望，這便是他在大愛的表現。

### 三、小結：許地山對當代影響及傳承

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許地山對這個文壇的引響力不算巨大，但是對香港大學的變革卻是最重要的，香港地區裡公立學校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大學，它擁有每年政府供給的津貼，也是眾人所認為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學校，因此不論是香港總督府，連英國皇室都非常重視。

但也因為是外國人掌權，漢文並不受重視，1935年許地山在文言文的基礎上，開闢了新的教學課程，這不僅僅對香港大學文學院內部的變革，更是對香港整個地區對漢文的變革，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啟發昏矇和消滅奴性，希望能藉由完備的學校教育和補充的社會教育，讓青年學子能夠成為國家的支柱。

<sup>34</sup> 關國煊，〈許地山與香港大學〉，《傳記文學》第九十卷第一期，臺北，2009年1月，頁45-46。

<sup>35</sup> 趙岩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台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頁193。



雖然他的成就不大，對其他作家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但他給他的時代重建精神價值上所做的努力，真不啻是一種苦行僧的精神，光憑這點，他已經就職得我們尊敬，並且在文學史上，應佔得一席之地了。<sup>36</sup>

許地山有遠見的計畫雖然在日本大肆侵略時而中斷，但它的影響力並未停止，戰後重興的中文學院在許地山原本的課程架構上加以改良延伸，由陳君葆與馬鑑負責授課，逐漸地擴大教師陣容演變成現在所看到的香港大學文學院。甚至台灣的國民小學教育中也收錄的許地山的〈落花生〉一文，便是期望台灣的莘莘學子能透過淺顯易懂的文字中學會成為內在「有用的人」，為台灣的未來奠定一定的基礎。

雖然他從小就漂泊在外，但這也是讓他擁有如此不同生活歷練，展現出如此深入人心的文學作品陶染了社會，不但做到了許南英教導他的落花生精神，也達到自己所說的創造時勢的英雄，而整個社會也向著無英雄時代邁進。

但從現在看回去他的作品，筆者認為卻是更加能體會到無窮的力量，主動思考的基本學習，也需要具備創作、鑑賞文章的能力，人民對於國家應當付出的努力等許地山都在文章中用各種形式展示出來，不論是生活小品或是加入宗教意涵的短篇小說，在文字之下都蘊含著滿滿對於中國未來的期望；而這些文字不只在二、三十年代受用，到了現今的社會我們仍舊需要努力才能讓中華民族的光輝站穩在世界的一端，並且閃閃發亮。

## 參考書目

### （一）專著

-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  
 楊逵，《許地山小說選》，臺北，洪範書局，2001年。  
 朱金順，《五四散文十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12月。  
 趙岩編，《中國先代名人文庫 許地山散文經典全集》，臺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9月。  
 方麗娟，《被發現的兒童——中國近代兒童文學拓荒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5年5月。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4月1日。  
 胡適，《南遊雜憶》，臺北，博雅書屋，2013年1月25日。  
 胡從經，拓荒者·墾殖者·刈獲者：許地山與香港新文化的萌蘗和勃興，香港，

<sup>36</sup>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頁64。



中華，2020年7月。

(二) 期刊

周昆陽，〈防匪〉，《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 7 窺園留草 許南英撰，新北，龍文出版社，1992。

閻崑，〈周苓仲：我是落花生的兒子〉，《兩岸犇報》第 183 期，臺北，2018 年 9 月 3 日。

王炳毅，〈許地山周俟松夫婦的風雨年輪〉，《檔案與建設》2008 年第 02 期，江蘇，2008 年。

郭沫若，〈兒童文學之管見〉，《民鐸》第 2 卷第 4 期，上海，1921 年 1 月 15 日。

關國煊，〈許地山與香港大學〉，《傳記文學》第九十卷第一期，臺北，2009 年 1 月。

(三) 網路資料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文學院簡史〉，香港，香港大學  
<http://web.chinese.hku.hk/main/school-history/>

